



每年暑假结束,不知道有多少父母看着他们的宝贝离开自己,有伤心,有喜悦。

离开父母的日子,孩子在变黑变瘦的同时,也在变得强壮、独立与成熟。

欢迎继续投送美文、随想至“小时新闻·写点生活”,扫描左下角二维码,关注下期主题。

## 阿娇的一天

王秋女

早上,不到五点半,阿娇就起来了,她看看大床上躺着的三个孩子,又看看躺在地板上的老公,都睡得正熟,于是轻手轻脚地绕过老公,到屋外平台上去洗漱,然后淘米准备煮稀饭。一开门,一股热浪迎面扑来。虽然是清晨,但今年杭州的夏天,已经连续高温四五十余天了,一言不合气温就飙到40多度,空气里一丝清晨的凉意都没有。

电饭煲煮上粥,电水壶也烧上水,阿娇把一家大小昨晚换下的衣服都归置在一起,拿出来洗。这活其实上初一的女儿也会干,但阿娇舍不得让女儿做。他们两口子来杭州打工,最小的儿子带在身边,两个女儿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,两位老人都快七十岁了,婆婆年初时又得了次中风,家务活也不大做得动了,留守的孩子早当家,女儿平时住校,衣服什么都是自己洗不说,每次周末回家,还帮着奶奶做饭、洗衣服、带妹妹。因为疫情,阿娇和老公两年没回老家过年了,女儿也不方便过来,实在是想得紧了,这次暑假阿娇无论如何都坚持让女儿来杭州,暑假两个月,掐头去尾,出省还得提前两周回去,最多也只能在杭州呆40天,就这么点团聚的时间,阿娇想好好宠下女儿。

衣服洗好晾出,粥也熬好了,煮了四个蛋,孩子老公每人一个。这些蛋,是这次她爸送外孙女过来时带来的;还有个酸笋炒辣椒,酸笋也是她爸这次带过来的,她妈自己腌的,既下饭又开胃。

阿娇干活很利落,都忙完七点还不到,顾不上吃饭,赶紧骑上电动车去旁边菜场买菜。她一次要买三家人的菜:中午阿娇要给一家小公司的员工做饭,有二十来号人;还有阿娇做钟点工的人家,也顺便让她捎点菜;最后是自己家里的,每次要买的量不算少。

买好菜到家,已经快八点了。阳光很强烈,衣服的后背全湿了。老公早吃了饭去上班了,他是名快递员,现在天太热,要趁上午多送几单。三个孩子也起来了,大的正有模有样地照料着弟弟妹妹吃饭。阿娇也匆匆地吃了,洗了碗,交代好大女儿,弟弟要看牢,不要跑出去玩,作业做好后,看看电视,中午煮点面条吃,吃好睡一觉,妈妈就回来了。

到了那家小公司,刚好九点,虽然菜式不算复杂,两荤两素一汤,但二十多个人吃饭,光洗洗切切就要忙活半天。好在阿娇原来就是在一家快餐店里做切菜工的,手脚麻利,倒也忙得过来。只是天实在热,虽然老板搬了个风扇放到厨房里呼呼地扇,但煤气灶一点火,电风扇就不能对着吹了,人站在灶前,汗像珠子一样直往下滚,汗流进眼里,渍得生疼,手下却不敢慢一分,中午这段时间,真像打仗,这么多菜炒出来后,还得分盛到各个饭盒里,打包好,掐着点拿过去。

饭菜都送过去了,阿娇才松了口气,自己简单地吃了点,把厨房收拾干净,大概两点左右。下一家是做钟点工,五点开始,中间有三个钟头的空档。公司老板和做钟点工的东家人都不错,一再囑

咐阿娇,天气这么热,中午不要赶来赶去了,就在他们那儿休息下,但阿娇还是每天都赶回去,一是人家东家是客气,不能当福气,做人要识相;另一个孩子都在家,虽然大女儿很能干,会做中饭,会照顾弟弟,但总归是不放心。

四十多度的高温天,中午两点,正是最热的时候。阿娇披好防晒衣,又将防晒面罩衬在头盔里,整张脸几乎就露出双眼睛,顶着毒日头往家里骑。

到了家里,孩子们边看电视边等着她回来,是啊,从贵州老家千里迢迢赶到杭州,还不就是想多跟爸妈相处会,大女儿写过一篇作文,被老师推荐到县里参加比赛,获了一等奖,女儿把作文和奖状拍成照片发给她看,作文题目叫《梦中的妈妈》,写的就是妈妈在外面打工,有两年没回家了,自己只能在梦中看见妈妈……作文写得真好,阿娇看着看着,眼泪都出来了。

女儿真的很懂事,煮了面给弟妹吃不说,连锅和碗都给刷干净了,阿娇想起自己做钟点工的东家那个孩子,比女儿也就小1岁,不要说做饭洗碗了,连自己袜子也不洗一双,她妈妈就忙着带她赶各种培训班,一到家就催着做作业弹钢琴。这样一对比,阿娇觉得真的有点愧对女儿,好在女儿很争气,这学期又考了个年级前三,还拿了200元的奖学金,想到这,阿娇又觉得很骄傲,自己和老公来这边吃再大的苦,也都值得了。

陪孩子玩了会,又把晚饭要做的菜先准备好,就差不多好出门了。那家每天做两个钟头,要擦地板、做饭、洗碗。四五点钟的太阳,一点减弱的样子都没有,刚进门,出差半个月刚回来的女主人看见阿娇,就一声惊呼:“你怎么这么黑了啊!”阿娇笑笑:“这些天杭州都四十多度呢,我每天骑电瓶车,是要这么黑了。”

一放下包,就忙着做饭、擦地板、收拾房间,阿娇都忘了出了几身汗了,有时看东家在跑步机上跑步减肥,她就忍不住想笑,心想有这劲头,还不如自己擦地板呢,既减肥又省了工钱。

出来已经七点多了,太阳总算收了一天的威力,但热浪却一点都没减弱,踩在地上热气直蒸脚,阿娇匆匆忙忙赶回家,女儿早淘好米,菜也切好了,就等着她来炒。等菜做好上桌,老公也回来了,他骑着电瓶车跑了一天,衣服后背泛出一大片盐花,所以一回来就先去浴室冲了个澡。饭菜很简单,但一家五口这样围着张小桌子热热闹闹吃饭,每个人都吃得开开心心的。

吃好收拾好,再排队洗好澡,快十点了,总算空了点下来,阿娇跟老公商量:“后天星期日,我全天都休息,你能不能请个假,我们带孩子去西湖坐船?”孩子来这么久了,都没好好陪他们玩过。

“好!我去请假,扣钱就扣钱吧!”老公没有犹豫,爽快地答应了她的提议。阿娇知道,这种高温天快递点人手非常紧张,请个假不容易。

“要去西湖坐船喽!”三个孩子高兴地尖叫起来。

## 我妈的脚趾头

王珍

我妈妈这人对家里的卫生要求极严,肯定是赶超五星级宾馆的标准。她的手上不是拖把就是抹布,从早到晚不停地抹啊擦啊。她的双手酷似一部抛光机。她手到之处,无论是桌椅地板,一概锃光闪亮。

风吹来的沙尘,飘进窗户的雨点,人经过落下的一根头发或者什么碎屑,但凡有一点点水痕、脚印、蛛丝马迹,全都可以为不干净作证。妈妈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爱卫生。绝对是眼睛里容不下半点沙子。

作为86岁高龄的老妈,长时间在不开空调的高温下出大汗,我觉得也是一种冒险行为。因为不少热射病患者并不一定是在骄阳下的高温作业者,在家里闷出毛病的风险也是相当大的。

我不想让妈妈天天冒险。劝说很无力,唯有撸起袖子实干。每天早上抢在妈妈前,把地板拖了。但即使如此,让我妈闲着,也是不可能的事!

既然我抢了她的拖把,她就自任环境卫生检查委员会会长加全体成员。她检查卫生的方法,不是戴白手套去摸,而是光着一双脚丫缓缓地滑过地板。因为她年迈眼花看不大清楚,加上蹲下和弯腰也不那么自如,所以就进一步发掘脚趾头的功能,只要脚下有灰尘、微粒,蹭着一点儿,有些许异物感,立刻就无情地扔下一句铿锵有力的“就是觉得脏”。

和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一样,我家的地干净不干净,我妈的脚趾头先知。她老人家的脚趾头敏感细腻到可以感知极细微的存在。所以,我再用心再细致再周到,按照妈妈的审核标准,也只是能够达到“马马虎虎,就这样算了”,当然这算是给我颁发合格证了。

虽然“卫检委”属于指导考察部门,但老妈那种基层劳动人民本色一点不改,她检查卫生,不是那种指手画脚光动口不动手的君子,而是抹布不离手,看到点点滴滴不到位的缝隙、死角,立马弯下不那么灵光的腰身,补上一枪。

妈妈有这么明白事理的脚趾头儿,却从来不说“我用脚趾头儿想想就明白”这样的大话,更不会说“一脚踢飞你”之类的粗暴话,连这样的念头都不会有。那是因为我妈认定,脚趾头儿不是用来思考的,更不是用来伤人的凶器。在妈妈的观念中,小小脚趾头能代表方向和心情。比如,我小时候被恩准去看住院的外婆时,妈妈说我“像脚趾头儿踢毽一样飞奔而去”。

妈妈的手、脚、脑子的分工相当明确,她懂得把身体的每个器官都用得正确合理恰到好处,能直达善良贤淑、勤劳能干、心灵手巧的境界。

“做人做人就是要做的。”这是妈妈的人生格言。具体来说,就是把身上的所有零件都用起来,用到淋漓尽致,绝不闲置,更不荒废,这样才对得起父母给的生命。这也是妈妈对相传是孔子作的《孝经》中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”的理解和实践。

在我的心目中,从头到脚趾头的崇拜,从头到脚趾头的赞美,我妈她老人家真的值得!

# 写点生活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



看好文,写好文,来这里